

失鄉賦曲－顏崑陽及其散文中的鄉土認同

王文仁^{1*} 周玉珠²

^{1*}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²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摘 要

作為現今中文學界的散文大家之一，顏崑陽的散文書寫中，充斥著根深蒂固的鄉愁與土地的認同問題。究觀其整體的鄉土書寫，歷經前後三個階段的發展：從年輕時的浪漫、唯美，青壯時期的現實反省，到中年之後異鄉客的身份與在地性的凝視。顏氏鄉愁的召喚與土地的認同書寫，隨著不同階段創作理路的演進，呈顯出更深刻與切進其生命哲學的豐富樣態，並逐漸轉化為對土地認同與生命安在的辯證性思考。這之中有其個人獨特的生命遭遇，時代造就的飄泊與落葉無根，亦有現代都市對人性及土地意識的輾壓和扭曲，綜合地呈顯出一首現代人的失鄉賦曲。

關鍵詞：顏崑陽、鄉土書寫、土地認同、生命哲學

*聯繫作者：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 號。

Tel: +886-5-6315860

Fax: +886-5-6336061

E-mail: s831132@gmail.com



壹、前言

作為現今中文學界最富才情的學者之一¹，顏崑陽（1948-）在莊子美學、古典詩與文學理論上的研究早頗有可觀；而他同時也是個孜孜不倦的作家，從十六歲投身於創作，至今已出版散文集九種，小說集一種，古典詩集一種。創作領域橫跨古典與現代，尤以散文最為精擅。顏氏的文學啟蒙始於古典詩，中、小學時期即以此覺知文學的天份，並確立文學創作與研究的終生志業²。散文的創作起於高中（1965-1967），進入師範大學國文系就讀後（1968-1972）創作量始增，並開始向各大報副刊投稿。1976年，顏氏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秋風之外》。此後，陸續出版原創性散文《傳燈者》（1983）、《手拿奶瓶的男人》（1989）、《智慧就是太陽》（1992）、《聖誕老人與虎姑婆》（1998）、《上帝也得打卡》（2000）、《顏崑陽精選集》（2003）、《小飯桶與小飯囚》（2004）七種，再創性散文《想醉》（1989）、《人生因夢而真實—我讀莊子》（1992）兩種。風格數度轉變與開創，被譽為戰後世代作家中，「具備簡言以達旨、博文以駭情、明理以立體、隱義以藏用的大家」³，「兼攝新文學前輩名家魯迅的憤鬱與許地山的溫馨，別開生面」⁴。

進而觀之，散文之所以能夠後起於古典詩，受到顏崑陽長期有意的青睞，還在於他視散文為「和我們生活關係最廣泛，也最密切的文類」，其題材內容的涵攝性絕非小說、詩歌、戲劇可以比

擬⁵。另外，這也與其早年即為自己所釐定的創作觀—「對現實世界作明細的觀察，以擇取創作的素材，再經自己內在世界之涵融，以深閱的哲思將不能無憾的現實世界，提昇到真善美的境界中」—有著密切的關係⁶。對現實世界的觀照，使其堅信即使改革社會只是無力的夢想，一個好的文學創作者也該「使他的文學成為良知的木鐸，人性的標竿，指出一條美善的人生路，以期待王者之興，去實現淑世的理想」⁷。這種深沈莊嚴的心靈，與切入現實的強烈意欲，顯然無法滿足於詩的小眾與小說的虛以應世。顏氏之於散文的長期著墨，既有對各種文類省思、覺察後的文學觀照，亦連結其書寫自我與大千世界的生命意義。

究觀目前顏氏散文的相關研究，可分為三個主要的類別：一是就其專書，評定階段性的發展與透顯的生命議題，如龔鵬程〈秋風外的溫情—試論「秋風之外」〉⁸論《秋風之外》，林錫嘉〈燈照方圓—心燈千里：評介《傳燈者》〉⁹、曾昭旭〈未完的蛻變〉¹⁰評介《傳燈者》，向陽〈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讀顏崑陽散文集《上帝也得打卡》〉¹¹論析《上帝也得打卡》等。二是以顏氏作為外地徙入花蓮的作家代表，考察其花蓮書寫的樣態與變貌，如須文蔚〈學院文學社群聚合下遷移者的花蓮書寫—以顏

¹ 胡衍南：〈人生因夢而真實—專訪顏崑陽教授〉，《文訊雜誌》第190期（2001年8月），頁99-103。

² 同上註，頁99-100。

³ 向陽：〈體要與微辭偕通：論顏崑陽散文〉，收入《顏崑陽精選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年），頁29。

⁴ 陳義芝：〈推薦顏崑陽〉，收入《顏崑陽精選集》，頁13。

⁵ 顏崑陽：《傳燈者》（台北：漢藝色研出版社，1991年），頁237。

⁶ 顏崑陽：《秋風之外》（台北：蘭亭書店，1983年），頁8。

⁷ 同上註，頁15。

⁸ 龔鵬程：〈秋風之外的溫情—試論「秋風之外」〉，收入《秋風之外》，頁223-228。

⁹ 林錫嘉：〈燈照方圓·心燈千里—評介「傳燈者」〉，《文訊雜誌》第16期（1985年2月），頁135-143。

¹⁰ 曾昭旭：〈未完的蛻變〉，收入《傳燈者》，頁2-8。

¹¹ 向陽：〈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讀顏崑陽散文集《上帝也得打卡》〉，收入顏崑陽：《上帝也得打卡》（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頁3-8。



崑陽的小說與散文為例)¹²、王文仁〈在地感，全球觀：顏崑陽及其花蓮書寫—以散文為例〉¹³等。三是綜觀其散文創作，論析整體發展或某一特殊書寫型態，如向陽〈體要與微辭偕通：論顏崑陽散文〉¹⁴論析顏氏 2003 年以前的散文創作，徐淑慧《顏崑陽與其寓言性散文研究》¹⁵專論寓言體的書寫等。這些既有的論述，揭示了顏氏創作部分或整體的樣貌，可惜仍無論者深刻意識到其散文中根深蒂固的鄉愁與土地認同問題，並進行較為全面性地考察。

1948 年，顏氏出生於嘉義縣東石鄉的小漁村副瀨，十五歲舉家遷至台北，此後未能再回故鄉居住。在其整體的散文書寫中，卻不斷出現大量故鄉的人、事、時、地、物。一次訪問中他不諱言地指出：「童年對我今天成為這樣一個人來說，是很重要的」，「離開家鄉已有二十二年，那時我是十五歲，不管那個小漁村再窮苦，再落後，對它的一份感情，恐怕這輩子就那樣根深蒂固了。」¹⁶此種對所生所長土地的固著，使其在台北居住了三十年，還是覺得台北是個「讓人們越活越陌生的都城」¹⁷。1994 年後，攜著妻兒遷徙花蓮，住了十年也都

覺得自己，「像一個失鄉的旅人，雖然幸福地找到安居之地，卻一直只是在地人與自己心眼中外來的他者。」¹⁸。這種失鄉的心境，牽涉到顏氏對「鄉」的認知與認同，也牽涉到作家如何在記憶的召喚（summon）中吟唱失鄉賦曲，對急遽都市化下人性的異化與物化進行系列的批判與諷喻。這一系列的篇章，幾乎佔去其整體散文創作的三分之一，也讓「失鄉」與「鄉愁」成為顏氏散文書寫中重要的凝思與肌里。當然，鄉愁的召喚與土地的認同意識，並非以凝滯不動的客體方式存在，而是隨著不同階段創作理路的演進，呈顯出切入生命哲思的豐富樣態，並轉化為對土地認同與生命安在的辯證性思考。

貳、詩意的凝視：顏氏的遷徙之路與《秋風之外》中的浪漫鄉愁

1963 年，還在朴子鎮東石中學初中部就讀的顏崑陽，在母親的帶領下來到繁華的台北街城。而早在幾年之前，他的父親為了全家的生計，早來到這個城市，成為延平北路與鄭州路口眾多載客的三輪車伕之一。初到台北的顏氏，以為父親找到了比討海、耕田更賺錢的工作，今後會逐漸富有起來，上學的便當就可以吃到滷蛋與魚肉¹⁹。這樣的想法，可說是當時北上的下港人最原始的夢。據顏氏的回憶，長年生活於副瀨的他們原屬赤貧家庭，平常吃的都是存放很久的蕃薯乾，副食多半是魚，養雞種菜並不容易；衣著上更是克難，除了幾件麵粉袋做成的褲子，冬天也沒有厚衣服穿。²⁰此一景況，使甫離家的顏氏存有矛盾的情

¹² 須文蔚：〈學院文學社群聚合下遷移者的花蓮書寫—以顏崑陽的小說與散文為例〉，收入《在地與遷移：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花蓮市文化局，2006 年），頁 147-165。

¹³ 王文仁：〈在地感，全球觀—顏崑陽及其花蓮書寫：以散文為例〉，收入《第五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花蓮市文化局，2009 年），頁 123-144。

¹⁴ 向陽：〈體要與微辭偕通：論顏崑陽散文〉，收入《顏崑陽精選集》，頁 15-29。

¹⁵ 徐淑慧：《顏崑陽與其寓言性散文研究》（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資處語文教學碩士論文，2005 年）。

¹⁶ 夏瑞紅：〈我來自窮苦的小漁村〉，收入顏崑陽：《智慧就是太陽》（台北：九歌出版社，1992 年），頁 230。

¹⁷ 顏崑陽：〈告別都城〉，《聯合報》，聯合副刊，1998 年 3 月 10 日。

¹⁸ 顏崑陽：〈文學心眼中的花蓮〉，《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04 年 9 月 8 日。

¹⁹ 顏崑陽：〈告別都城〉，《聯合報》，聯合副刊，1998 年 3 月 10 日。

²⁰ 夏瑞紅：〈我來自窮苦的小漁村〉，《智慧就是太陽》，頁 231；顏崑陽：《聖誕老人與虎姑婆》（台



緒：一方面，充滿著興奮與自信，相信該走的終究要走，生命的行程容不得太多的怯顧；另一方面，還是深深懷念故鄉，懷念那段把自己丟在大自然裡奔馳的童年²¹。

實際上，搬遷到台北並未讓顏氏一家的生活獲得立即改善，窮困仍使他們不斷搬家。爲了賺取學費，他不得不經常利用放假時間到處做工。一次躺在河岸邊的草地等工作，望見對面兒童樂園傳來小朋友們熱鬧的歡笑聲，想著人生的對比竟是如此強烈，還不禁爲自己的命運痛哭起來²²。但是，長遠來看，搬遷的措舉確實讓顏氏的命運獲得翻轉。從轉學成淵初中開始自習古典詩詞，到考取師大附中創辦「蘭亭詩詞研究社」，繼而進入師大國文系，接任《師大青年》編輯主任、社長，向各大副刊投稿，活躍於當時的文藝創作圈²³。可以推想，若沒有台北都城在資源、資訊上帶來的衝擊與刺激，他的文藝之路恐怕不會走得如此順遂。只是，對臺北這塊土地他始終缺乏一種確切的認同感，並不斷思懷往日母土上的種種。據曾昭旭的觀察，這除了導因於顏氏深具理想性的性格，也在於少年時期特殊的環境所加給他的鑄印²⁴。所謂「特殊的環境」，指的是顏氏從小賴以成長的故鄉。那裡有極貧瘠的土地、極艱苦的生活，卻有著極濃郁的親情與極純樸的歲月。此一艱辛的童年，令人不堪回首，又讓人頻頻追懷，加之以現實生活中離鄉漂泊與落地無根的痛苦，乃加深其鄉愁的賦曲。在 1981 年一篇題

爲〈逐〉的文章中，顏氏就曾如此述說著全家在台北街城漂浮無根的命運：

一九六二年十月，父親領著我們揮別了那三幢瓦屋。從此，我們便不再有自己的房子。那時，我的鄉愁僅止於對陀螺、蟋蟀、玻璃彈珠和布袋戲的懷念。等到我們從一個地方搬到一個地方，當行李一次又一次地壓痛我瘦削的雙肩時，才開始懷想起那三間沒人會把它要回去的瓦屋。而父親一次搬家比一次搬家衰老，他的步履更是一次比一次蹣跚。期間，也曾勃發過擁有幾尺立錐之地的野心。但是，一直到父親兩鬢已霜，而我也服役歸來之時，我們卻還得搬家。躺在那間用板壁隔成，約有二坪大小的臥房中，我才憬悟到「不再搬家」，那將是一樁何其遙遠的「功業」啊！其實，在這個城市中，萍浮於各處里巷間的人，又何止我們這一家？²⁵

把求得幾尺立足之地稱之爲遙遠的「功業」，說明了顏氏的漂泊感既來自於離鄉背井的失鄉情結，也來自在異鄉城市中從十五歲至二十八歲間的居無定所。而這，在當時並非獨特的案例。像顏氏一家這樣來自於鄉間，在人擠人的都會中索尋著幾尺立足之地的人們，在 1960、70 年代的臺灣可說是無可計數。這些人中的部分既都再回不去故鄉，又無法於異鄉找到安身立命之處，其邊緣人的身份勢必一再喚醒鄉愁與現實的內在衝撞。

北：躍昇出版社，1998 年），頁 50-53。

²¹ 夏瑞紅：〈我來自窮苦的小漁村〉，《智慧就是太陽》，頁 232。

²² 同上註，頁 236。

²³ 顏崑陽：《上帝也得打卡》，頁 309-310。

²⁴ 曾昭旭：〈未完的蛻變〉，收入《傳燈者》，頁 2-4。

²⁵ 《傳燈者》，頁 80-81。



當然，在猶仍年輕而尚未需要與現實搏鬥的階段，顏氏的鄉愁書寫尚缺乏足夠的觀看深度，大多只是為了滿足自我抒情的必要。1976年，他出版第一本個人散文集《秋風之外》，熱烈的情感不可避免的「為一片晚霞而遐思，為一地落葉而嘆息，為一段純情而悵惘，為一懷友誼而欣悅。為生活的艱辛而哀傷，為人情的醇厚而愉快。為時代的多變而憂慮，為生命的無常而悲愴。」²⁶這本書記錄了其二十至二十六歲這個階段的生命樣態，遷徙雖是習常之事，台北都城與副瀨故鄉那種極端的物我人情上的別異，卻仍未清楚地顯現，而多以一種「詩意的凝視」，穿插在自我心靈意念的輻射中。在〈山靈的獨白〉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以回顧的方式書寫自己一至二十歲間的成長變化，在十五歲那年上寫著的是：

九點二十分的班車，開往臺北。於是，我便走出了童年，走出父母殷勤的盯視，而馳向那不可預期的未來。但彼時，我沒有絲毫的恐懼，只有興奮與自信。

該走的終究要走。啊！生命的行程，並不容許有太多的怯顧。²⁷

這種奔向未來、義無反顧的心情，同樣見於二十歲寫給父親的一句話：「在異鄉，花還是花，草還是草，我也還是我。」這之中顯然看不出，「我」身居於異鄉所感受到的不適與流離的漂泊感。原因乃在於，對這個時期的顏崑陽來說：「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在漂泊的人生路途中，或許人從來就「未曾永抱著土地出生，所以沒

有一塊地方註定永遠屬於我們。」²⁸土地的認同，既缺乏一種深刻的省思，有關鄉愁的書寫，也就不期然以一種對往昔詩化的美好與懷念的姿態出現。

在書寫父親老是縫補著破布帆的〈那些年頭〉中，童年被稱為「一串像葡萄那般又甜又澀的日子」、「一如風鈴般清脆的歲月」²⁹在〈我已歸來〉裡，鄉間的暮色靜謐得可以聽到草木的呼吸聲，而我要離去，為的是走出這裡的短籬，走到母親不必照顧的地方。³⁰這裡頭，成長與啟蒙顯然是「我」在人生路上必然面對的課題，童年是必然要被揮去的過去，而離去並不代表著失去，反而是生命的茁壯與茲長。異鄉的日子所帶來的考驗，帶領著「我」跨過人生的短籬，邁向更璀璨的未來。偶然，在採蘆筍的季節中回到故鄉，才又感受到「縱使已離別多年，而這片土地的香味仍那般熟稔。有人說念舊便是一種退化，我也曾想強迫自己別回頭去戀視那偶留的痕跡。但那是不可能的，而我也寧願自己有這份不太乾脆的感情，去眷顧每一寸我留過的地方。」³¹

清楚顯露這種以詩意來妝點故鄉，並形塑成為異鄉人輕愁的，當推〈風灘三日〉一文。文中，透過拾蛤的海女與異鄉歸人的對話，塑造了一種情感上的拉扯與流失，進而引發現代人漂泊與空虛之哀。「故鄉」於其中，被視為是一種心靈上的後盾，靈魂的寄託之所在：

有了它，我們可以放心地繼續走我們的路。失敗了，你就回來，它還是默然地接待你，給你安慰，給你溫暖，給你一切熟悉的記憶，不管我們在異鄉多麼富有，你都

²⁶ 《秋風之外》，頁 2。

²⁷ 《秋風之外》，頁 73。

²⁸ 《秋風之外》，頁 73。

²⁹ 《秋風之外》，頁 101、102。

³⁰ 《秋風之外》，頁 104-105。

³¹ 《秋風之外》，頁 165。



樂意承認故鄉是你另一部份財產，縱是心靈上的財產也好。不管故鄉多麼貧乏，你都不會鄙棄他。誰都不願長作異鄉人。³²

論者以為，這樣的書寫型態在於從文明的粉飾中拾回一些久已被遺忘的詩意，對無可奈何的人世，堅持自我的純真與不苟³³。實際上，這也吻合顏氏寫作的初衷：為應合一種剖判自我的需求，以筆為刀，「把自己真真實實地交給讀者，希望讀者也能看清我心靈的躍動。」³⁴即因如此，外在的大千世界實不是矚目關注的焦點，見山非山原是為指向內在心靈的境地，就像作者曾經自坦：

那時候，我雖也曾對這世界現實的種種，有過瞬目的一瞥。但大多時候，我的筆鋒常常指向內在心靈的探索，因而構築了一個幽晦的、封閉的、以理為榦，以情為花的超現實世界³⁵。

幽晦封閉、以情為花，倒還不是詩人般在心中營造自我的理想國，而是為遂行一種蓄意撰構的節拍，訴說生命實感的真理。「冀圖從自我的追尋與生命醒覺的思考裡，剝落猙獰的現實，使自己在他的覺的塑造下，完美地成長。」³⁶在古典鮮麗詞藻包裹下的鄉愁的凝視，實際上是年輕生命經驗感懷下的抒發，既無法跳脫唯美、浪漫的基調，也就不免

耽溺於自築的內在世界，而缺乏對現實世界真切的觀照與批判。這是早年顏氏這一類書寫最大的弊病，這樣的情形一直要到 1977 年後，也才有了較大的改變。

參、小說家的現實之眼：現實的高牆與遷居花蓮前的鄉愁書寫

在〈我的第一本書〉中，顏氏談到自己在 29 歲 (1977) 前就像大多數的文學創作者，從自我的心靈經驗出發，寫出一系列唯美、浪漫的散文。但隨著年歲的增長與現實重擔的壓落雙肩，時代的種種激變，社會問題的尖銳化，文學潮流也傾向於寫實，他開始將筆頭轉向對現實世界的批判。從以詩人的心眼來寫散文，轉換到以小說家的心眼來寫作散文³⁷。所謂現實的重擔，來自於退伍後開始投入職場，接著結婚，須扛起兩個家庭的生計。為此，顏氏四處兼課，不斷寫書，還曾一度昏厥在講台上，休養過大半個年頭³⁸。至於時代的激變與社會問題的尖銳化，皆導因於當時的臺灣乃從農業社會快速地轉變成為工業社會。1970 年代末期，正是台灣經濟起飛、都市化劇烈的時刻。有別於過去田園生活的平緩步調，都市生活帶來的是不斷的變化與稍縱即逝的迷亂情境，這樣的情境不斷將人下放逐至形下的世界，使人面臨著心靈枯竭的窘境，並形成田園與都市意識的強烈對抗³⁹。另外，從文學發展的脈絡來看，1950、60 年代現代主義的勃發與無根的疑慮，促成 1977 年間鄉土文學論戰的火熱登場。在論戰中，寫實主義 (realism) 被確認為一種貼合於土地

³² 《秋風之外》，頁 179-185。

³³ 龔鵬程：〈秋風之外的溫情—試論「秋風之外」〉，收入《秋風之外》，頁 227-228。

³⁴ 《秋風之外》，頁 3。

³⁵ 顏崑陽：〈我的第一本書—新版代序〉，《秋風之外》，頁 8。

³⁶ 同註 33，頁 224。

³⁷ 同註 35，頁 8。

³⁸ 顏崑陽：《莊子的寓言世界》(台北：漢藝色研出版社，2005 年)，頁 3。

³⁹ 王文仁：《現代與後現代的游移者—林耀德詩論》(台北：秀威出版社，2010 年)，頁 156-162。



與時代之必要的書寫型態。這樣的理念獲得了多數作家的認同，也興起一股寫實鄉土的書寫浪潮。

應合於上述的種種，顏氏在凝視鄉土的課題上，也呈顯出兩個巨大的轉變：一是由浪漫、唯美轉而寫實、懷思；二是所佔比例明顯大幅的增加。究觀顏氏整體的鄉愁書寫，有一半以上集中於遷居花蓮前所出版的《傳燈者》(1983)與《手拿奶瓶的男人》(1989)。可見此一時期的顏氏，在外在壓力的催迫與寫實風潮的引領下，對於所生所長的鄉土與現實都市生活所形成的巨大反差，開始有著深刻而須形之於筆端的體悟。作為此一書寫系列首篇的〈傳燈者〉，即清楚顯現這種書寫之必要。此文記顏氏在十五歲時走離家鄉的那片曠野，帶著滿懷的欣喜隨著母親搭火車來到傳說中的台北之城，卻沒料到從此踏上了漂泊之路，再尋不著幾尺的安身立命之處⁴⁰。此一流落，表面所寫乃是現實生活中的居無定所，杜詩「安得廣廈千萬間」理想的破滅，實際上卻也是作者長期以來文學理想與現實高牆間抵觸的煎熬，所形成的一種心靈上的漂泊感。這種漂泊感，乃化為相互辯證的書寫樣態：它既是現實的鄉愁所寄，遙不可及的童年遠夢；也是一種素樸的生命理境，與人間和諧理想的投射及化身。

此一階段的鄉愁書寫為數眾多，依書寫之課題可究分為幾大類別：一是以故鄉之歷史文化傳說、風土人情為描繪對象者，如〈西川之夢〉、〈失帆之港〉、〈年景二幅〉中的首則、〈故鄉那條黃泥路〉、〈養蠶〉、〈水井邊的女人〉、〈一首不知名的歌〉、〈童年的冬天特別冷〉等；二是以特定人物所聯繫之鄉情片段為描繪者，如〈歸〉、〈思舊賦〉、〈歸鄉遲遲〉、〈掌上風霜〉、〈小蘭〉等；三是以我之離鄉漂泊、思鄉緒情為主題者，如前述的〈傳燈者〉、〈失鄉〉、

〈逐〉等。

作為作者鄉愁的寄予與自我名姓的出發之地，漁村副瀨有著一條美麗的西川流過。西川浸潤著這塊土地，以安寧、祥和、素樸的姿態承接了「我」生命的降生，當然也藏匿了「我」童年一懷的梦想。在〈西川之夢〉中，當「我」細數著年少在西川所行過的種種，自然要勾勒出一席白淨的平沙、幾隻飛掠的水鳥、數抹如醉的晚霞、千里無垠的綠原，以及曾經苦難過的故事：日本武士的蠻橫廝殺、日本稅務官的自殺以明志以及征戰而差點未還的父親。當然，西川的懷想本身就是濃烈的鄉土之情，對作者而言，鄉愁原如病菌一般，隨時都可侵入你思維的縫隙。即便已離開西川多年，他也要大聲的宣告：「縱使，我繁衍的枝葉將延伸到不可預知的他鄉，我的根依然要在你的泥中盤結。在我尚能憶及自己的名姓之時，誰能禁止我對你的懷想！」⁴¹

同為複調的〈失帆之港〉，直言故鄉之歌總是一曲夾纏著失落、懷想、悵惘的詠嘆調。失落的是與「我」共生共存，而今卻已不復的一切物事；讓「我」懷想、歡愉、惆悵的也正是這些已失落的物事。舊年代的西川雖然貧瘠，但與海搏鬥的日子卻也存留著一種古老而淒壯的美。一天的辛勤後，人們總是能夠在昏黃的月光下，聽著幾位老人沙啞地低唱著南管。痛苦與歡樂在那樣的年代，一直是實在而單純，而今當「我」重新踏上西川的土地，卻只有詫然地簇新與陌生⁴²。這篇文章，寫出了臺灣在1970年代，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急遽轉型。那是街頭巷尾皆議論著「臺北錢淹腳踝」的轉捩時代，許多窮困的下港人背著包袱，走離故鄉的那條黃泥路，走向繁華燦爛的臺北。

⁴⁰ 《傳燈者》，頁 24-34。

⁴¹ 《傳燈者》，頁 37-38。

⁴² 《傳燈者》，頁 48-55。



在城市跌撞多年後，重新踏回故土，卻沒料到物換星移、人事皆非。於是一種物我的流轉與人事的感傷，乃成爲懷想故鄉時一種內在的矛盾：

一切都必然會失去，也會有獲得。那麼，對於這個失帆之港—西川，我還執戀著什麼呢？我還能挽著些什麼呢？假如說，西川所失去的只是貧窮，他所獲得的只是富有。那麼，除了欣慰，我還有什麼嘆惋的呢？然而，西川啊！你失去最多的，恐怕是人們的憨厚與淳樸吧！你失去最多的，恐怕是一羣流落在外，而不再向你眷顧的居民吧！在異鄉的街坊間，我深深期望從西川人的瞳孔中，再看到你勤儉、樸厚的影像。⁴³

實際上，這是一場「我」與「非我」的長期纏鬥：落後的故鄉是必須改善的，但改善的結果卻是失去它美麗的風帆；鄙野的自我也是必須超越的，但超越的結果卻換來對自我的陌生⁴⁴。就拿〈水井邊的女人〉與〈故鄉的黃泥路〉來說，在臺灣仍未富足的 1950 年代，鄉間既沒有自來水的設施，也只能仰賴水井作爲日常水源的供設，女人們很自然的也要圍在水井邊做著挑水、洗衣的工作。這樣的一幅場景以現今的眼光來看必然感覺落後，卻是當時女人們少有的社交行爲與聚會場所⁴⁵。同樣的，故鄉的那條黃泥路原是牛車與人通行的必經之處，小時總覺得路特別寬，兩邊的木麻黃裡似乎躲藏著許許多多的妖魔鬼怪。初中前因爲沒有鞋子，每一個腳步都清楚地感受到泥

土的溫暖與寒澈。這樣一條充滿著生命故事的路，而今也隨著物我的改變而不再⁴⁶。這樣一種過去與現今的對比，自然與文明衝突的兩難，必然形成追逐與徬徨的內在矛盾，以及〈歸〉中所呈顯這樣一種的近鄉情怯：

在幾年未曾歸鄉的這樣一個冬日，悄悄踏上這塊久別的土地，竟然有一份近鄉情怯的心緒呢！我所怯怯的並非那種或不可免的改變——一棵大樹被砍去，一片曠地被填上幾間房子，那也未必是可悲吧！然而，我所怯怯的應該是那分原本親切的親情，在強被疏遠之後，卻又不得不去接受一分陌生，而我所陌生者也同樣地陌生了我。⁴⁷

此處所寫，一如賀知章〈回鄉偶書〉所載「少小離家老大回」的歸鄉之情。文中，「我」之所以懷念故鄉，乃在於其保有淳樸與所生所長接觸的一切。然則物我流轉，沒有什麼是能夠永恆不變的，淳樸的故鄉勢必也將隨著外在環境的轉變變得面目全非。至於相近的親友，若非如〈思舊賦〉中以藥罐煨藥的母親，存留成記憶中的美好，要不便是被歲月輾壓了面貌，令人無從識得。就像〈歸鄉遲遲〉與〈歸〉中的祖母，留在老家的祖厝之中，許久「我」難得能夠走回故鄉一次，相見之時「竟大覺陌生。而伊在我幾聲呼喚之後，也猶自不很識得我這個遠離多年的孫子。」⁴⁸更遑論那些在故鄉的車站，偶遇如小蘭者。曾經一同戲耍，保有純純的年少之情，在多年前的離鄉後再無以得見。而今偶遇，已爲人婦，昨日東水不可復留，過往與現實的矛盾在中心低迴、激盪，最後乃演變成爲〈失

⁴³ 《傳燈者》，頁 55。

⁴⁴ 曾昭旭：〈未完的蛻變〉，收入《傳燈者》，頁 5。

⁴⁵ 《傳燈者》，頁 50-55。

⁴⁶ 《傳燈者》，頁 56-63。

⁴⁷ 《傳燈者》，頁 43。

⁴⁸ 《傳燈者》，頁 43。



鄉)中鄉情的淡卻：

這次離鄉，我踏著格外沈重的腳步。今後，或許連這塊維繫著我的鄉情的泥壤，也將永遠地失去了。今生今世，已被注定去擔荷這份「失鄉」的悲感。然後，期待著子孫們去建立他們自己的故鄉。而如我一般，沒有寸土以承載鄉愁的失鄉者，還不知有多少哩！在這大流落的時代裡。⁴⁹

這樣的一段述說 (accout)，表面上已淡卻了鄉愁，實際上呈顯的卻是更深沈的悲哀。懷鄉的濃烈情感，在現實生活的巨輪中被消磨，卻改變不了「揮別了鄉間那三幢瓦屋。從此，我們便不再有自己的房子」的失鄉想法⁵⁰。究其根柢，除了異鄉城市與多次搬遷所帶來的漂泊感，還在於對土地眷戀謹慎如顏氏者，「『鄉』原來不是僅供觀賞的山川草木，而是與土地，民俗貼實的生活經驗，並且必須累積幾代的記憶，可以向子孫描繪祖先們在這塊土地上銜趾接踵的腳印。」⁵¹

就因為「鄉」與「土地」的認同，必然的牽涉到幾代人的文化與生命的記憶，鄉愁不只是「一種知性的理解」，而是一種對故土「深切的歸屬感」⁵²。鄉愁的遺忘實際上只能是一種更深沈的悲哀，因為這也意味著忘卻了「我是誰」，忘卻了「我從哪裡來」，也難以回答「我該往何處去」。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物質生活的進步必然使人脫離了〈童年的冬天特別的冷〉中那種沒有鞋子穿，「天」

寒地「凍」的生命窘況⁵³，卻也連帶的把往日那種鄉間人情的美好，一併葬送在都市與資本主義的巨輪下。顏氏十五歲時全家遷居臺北，並在此走過生命最精華的三十幾個年頭，其對土地與故鄉的認同卻始終停留在十五歲那年。然則，人不可能永遠活在一個自築的世界，從中走出，必然要怵目驚心於現實世界的種種。消極者，乃沈溺於過往種種，慨嘆物我人情之不再；積極者乃從現實中尋求可茲依託的境地，或發而為批判、諷喻之語。而顏氏既無以在臺北重塑其鄉土認同，乃在其自覺選擇的意識下，於1994年遷居花蓮，以其為安身立命與土地認同之所在。

肆、從異鄉客的凝視到在地性的萌生：壯年的移居與貼近花蓮的鄉土認同

1994年7月16日，告別居住了三十餘年的臺北都城，顏氏攜著全家遷至花蓮吉安。在一篇宣告著自己將重新回到童年故鄉那種簡單、真實生活形態的文章中，他如此形容著自己離開臺北時的心情：

當搬家工人發動卡車，滿載地駛離這條我一家人出出入入十多年的巷道：我看了這幢公寓幾眼，竟然不覺絲毫的哀傷，便如此平淡地告別了繁華的都城。從今天晚上開始，我們一家人就將遠離喧囂，在花蓮鄉野的風聲、蟲聲中入夢，而在鳥聲中醒來。⁵⁴

在「不覺絲毫的哀傷」裡頭，隱藏著的是顏氏一家人在臺北城市的漂泊無根：「三重埔住過三個

⁴⁹ 《傳燈者》，頁59。

⁵⁰ 《秋風之外》，頁80-81。

⁵¹ 顏崑陽：〈文學心眼中的花蓮〉，《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04年9月8日。

⁵² 《傳燈者》，頁46。

⁵³ 顏崑陽：《聖誕老人與虎姑婆》(台北：躍昇出版社，1998年)，頁50-53。

⁵⁴ 《聖誕老人與虎姑婆》，頁75。



地方，板橋市裡就搬過三次家，最後飄蓬跌落於新店，卻沒有一撮泥壤被允許認作是鄉土。甚至當年初入都城的許多物事，也被從『記憶之鄉』中拔除。」⁵⁵對顏氏來說，漂泊還不是生活在這個城市最讓人痛苦與陌生之處，而是如布袋蓮般急速繁殖而彼此難以相識的人潮，不可避免的擠壓、排斥、侵擾，甚至彼此成為對方的獵物。在這裡，人們就像是一滴掉入急流中的雨水，無法決定自己的速度和方向，無可避免地擠壓卻又彼此陌生。⁵⁶因此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經常陷落在惶懼與憤懣的氛圍中，「錯亂地穿梭在叢林之間，感覺到千萬隻彷彿利箭的眼光，正從四面八方交射過來，而我竟是個無地躲藏的獵物。」⁵⁷

上述這樣一種心病的描繪，表面上顯露了一個鄉下人對於城市競逐生活的不適與排斥的落後心態，卻也進一步告訴了我們：現代人心靈原鄉、生命自在理境的永久性失落。2000 年間，顏氏曾撰文指出，現代台灣人最大的悲哀是「我們擁有土地，卻很少人把它當作鄉」⁵⁸。而早在 1996 年，他便曾以〈不知終站的列車〉一文，諷喻現代人活著，「只有籍貫，沒有家鄉。除了性、金錢與權力，沒有別的希望！」⁵⁹ 在這篇寓言體的作品中，現代人被形容成是搭乘在一列不知終站的列車，列車長赤裸著身子露出陽物，旁邊還帶著兩隻惡劣的狼犬。車上的乘客每個人的臉都是由大理石雕塑而成，肢體親近而心靈陌生。「列車」本身已是漂泊與遷徙的隱喻，「不知終站」更是指向

集體的失鄉與生命的不確定感，這可說是這個時代人們共同遭遇的困題。

是以，選擇從急流中抽身，選擇一種如小溪或野塘的時空心情，簡單、真實而自在的活著，實際上也正是回歸其童年鄉間的生活型態，讓自己「感到自己很高大，感到自己可以整個地擁有那個天地」⁶⁰。這實際上是一種自在的生命狀態的回歸：撥去對現實種種虛名、器物的追求，無須奔競、無須擠壓，放任自我於天生地養。這是生於鄉村卻被迫長於都市者的生命自覺，對簡單、自在田野生活的殷切企求。而顏氏之所以選擇花蓮作為其生命原鄉的依托之處，實有著生命際遇與淨土選擇的雙重意識。早在 1972 年，24 歲的顏崑陽自師大國文系畢業時，就曾應聘花蓮女中，在這裡短暫的居留過一年。這一年不論從人生或寫作上來看，都對其產生切身且重大的影響⁶¹。花蓮的任教之於顏氏，本來就是離開臺北都城有意的思索與抉擇⁶²。在這樣一種新生活的體驗中，他又結識了當時還是學生的妻子，七年後步入婚姻。也因此，他與花蓮始終有著一份藕斷絲連的緣分，也有了不同於其他過客的溫潤與情感。

顏氏的遷居花蓮，其實早有跡可尋。在大量書寫鄉情的 1980 年代，他曾寫過一篇〈花蓮采風錄〉，直陳自己對這塊土地很不一樣的感受與想法。該文開頭即提出這樣的設問：「花蓮，並非我的故鄉。然而，為什麼每當踏上這塊土地，都會有一份恍如歸鄉的喜悅呢？」顏氏認為，其中的關鍵就在於花蓮的生活有著很淳樸、很自然的特性。他引了花蓮人常說的：「花蓮的泥土是有粘性的喔！」並詮釋這樣的粘性，來自花蓮特有的生活

⁵⁵ 顏崑陽：〈告別都城〉，《聯合報》，聯合副刊，1998 年 3 月 10 日。

⁵⁶ 《聖誕老人與虎姑婆》，頁 72。

⁵⁷ 同註 55。

⁵⁸ 顏崑陽：《上帝也得打卡》（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 年），頁 182。

⁵⁹ 顏崑陽：《顏崑陽精選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 年），頁 273-280。

⁶⁰ 夏瑞紅：〈我來自窮苦的小漁村〉，《智慧就是太陽》，頁 233-234。

⁶¹ 《秋風之外》，頁 231；《顏崑陽精選集》，頁 310。

⁶² 《秋風之外》，頁 30。



情調以及花蓮人對鄉土濃烈的情感。這種情感，也就是農業社會所留存的濃郁情味，亦是他在所生所長的土地上所曾經體驗過的那樣的生命情感。所以顏氏才會深覺：「雖然，它並非我的原鄉。但是，在感覺上，我卻曾經歸屬過這片黏人的泥壤。」⁶³

從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的觀點來看，人的存在自始便是被孤零零地拋擲到這個世界上，這之中既無從選擇，也就終其一生地在尋找自己的「歸宿」。所謂「歸宿」，或說「家」，絕非是具體的地域、地點或硬體設施，而是一個可以讓自我生命實現其存在意義，並可以「安在」的處所。用中國古代的士人的話來說，也就是「安其身，立其命」。身之安，實際上也就是心之安，心若無從所安，那麼再華美的住所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家」。心要能夠安，主體的自覺意識必須相當清明，也就是對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必須有所理解。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對顏崑陽來說，遷移花蓮本身就帶有著追索生命原鄉，重釋其鄉土認同的強烈意圖。

儘管，花蓮與顏崑陽的副瀨故鄉如此相似，作為一名外徙而來的異鄉客，這裡畢竟缺乏父族的記憶與歷史文化的認同。所以一直到遷居花蓮十餘年後，他都還認為自己只能以旁觀者的姿態來觀看這裡的一切。花蓮的山川草木、風土人情，還沒有滲透到他生活經驗的裡層。一直要到 2004 年之後，才終而感覺到自己與生活的土地產生緊密的關係，他已在此「安住」，不再是「過客」，而是這裡的「主人」。⁶⁴這樣的轉變，自是十餘年來在這塊土地上「腳踏實地」的生活所積累而來。因為在地感或在地性，少不了對一塊土地的「認

同」，而「認同」之所由生，「安在」之所由起，有待於生活經驗與文化記憶的持續積累。當這裡發生的許多故事都與其生命聯繫在一起，存在感也才有所依生，對於鄉土也才有著一種自發性的參與及認同。

2006 年後，顏氏在積極參與書寫花蓮地區文化活動，帶領生命思索的浪潮時，亦透過「後山意識」與「存在結構」的辯證性論述，逐漸構建其心中花蓮學與花蓮文學的圖譜⁶⁵。希冀他所認同的新土地，能夠在既有的「文明邊陲」的權力關係下獲得解脫，明證自己獨特的存在位置，進而在全球化的步履中找到屬於自己獨特的發聲位置。從 1994 年後的書寫的衍變與關懷，我們已然可以看到，顏氏如何逐漸的認同與貼合這塊土地，並為自己找到一個適切的角度，凝塑屬於這塊土地的生命哲學。而其對副瀨故鄉揮之不去的鄉愁，似乎也在 2004 年後劃下的句點。

伍、結語

由遷徙而在地，由飄泊而認同，顏氏的鄉土書寫歷經了前後三個階段：從年輕時的浪漫、唯美，青壯時期的現實反省，到中年之後異鄉客與在地性的凝視。大半輩子的生命飄泊，最後在花蓮重新尋回對土地的那種感覺，實已可說是生命之幸。但是，認同花蓮這塊土地，並不代表就能遺忘生命所由之處。尤以，為那一代的人寫史，留存他們曾經流落、奮鬥與努力的歷程，仍是顏氏心中念茲在茲的大事。而素材原不必外求，從自己的父母寫起足可撼動那一代人的記憶。

2005 年春天，顏氏寫下〈夢中歸鄉的一母親〉

⁶³ 《傳燈者》，頁 73。

⁶⁴ 顏崑陽：〈後山的存在意識〉，收入《後山人文》（台北：二魚出版社，2008 年），頁 29。

⁶⁵ 相關論述參見王文仁：〈在地感，全球觀：顏崑陽及其花蓮書寫—以散文為例〉（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9 年），頁 123-144。



⁶⁶一文，把生命的記憶再次拉回 1950 年代，甚至是更早的 1910 年代。夢中，往生十七天的母親回來了，以一個藏在「我」記憶裡的中年婦人的影像。爲了孩子，她跨離那錯綜複雜的田埂，跨離生長的鄉土，跋涉漫長的路途來到繁鬧的城市。在人群中，如一塊從深山中被洪水沖入將海的浮木，隨著浪潮推送、拍擊、翻滾、定不住任何方向。那是 1950、60 年代，窮困得像荒年田鼠的下港庄腳人，一個挨著一個，如同牛群般沈默地邁向一個水草豐饒的遠方。遷移，是現實困苦不堪下，追尋生存與夢想的唯一可行之路。母親違抗著祖母的話，賣去祖宗的血肉只爲了帶領孩子追逐一個美好的遠夢。而夢，終究不及實現，她此生再回不到嘉義故鄉，身後只能棲身在八德市郊一座巨大高聳的靈骨塔裡。在夢中回來，呼喚著：「你們都跟我回去吧！」。

顏氏的母親，生長在 1910 年代的嘉義東石，在 1960 年代的遷移潮中，帶著五個孩子開始飄泊於都市的生活。1990 年代，衰老的她卻終究連一個歸鄉的夢想都沒有達成。在這篇文章的後記中，顏氏寫著：「母親是大地、是鄉土。因此，這不只是我母親一個人的故事與情懷，尤其在這個大流落的時代，很多人都只能夢中歸鄉。我必須將它寫下來，爲千千萬萬失鄉而飄泊的靈魂。」〈夢中歸鄉的一母親〉一文讀來令人哀悽動容，因爲那不只是一個母親和她孩子的故事，也是千千萬萬個奔向都城去找一個美夢的，下港人的故事。文中的母親年輕時或許並不理解「母土，並非僅僅是可以用體積去計算的泥塊，或可以用價格去估量的財產。」年老之時，卻在颱風走後依然堅持回鄉整理家園，且囑咐著：「屋子儘管破舊，總

是自己的，還踩著土地呢！」但終究落葉無以歸根，這個大時代的故事，何嘗不是〈不知終站的列車〉之後另一個現代人的失鄉寓言。畢竟，當人們都把土地的價值都簡化成「一坪多少錢」的數字時，大地被視爲母親的那種根源性的價值，老早已佚失⁶⁷。至於「鄉」之認同在全球化激烈的時代，是否也隨著科技文明的發達成爲一種農業時代無謂的「遺形物」？又或者會有更多如顏氏一般的清明知識份子，重新去思索故鄉與土地認同之於人的生命意義？此等則有待於我們進一步的觀察了。

參考文獻（依姓氏筆畫排列）

1. 王文仁：〈在地感，全球觀：顏崑陽及其花蓮書寫—以散文爲例〉（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9 年），頁 123-144。
2. 王文仁：《現代與後現代的游牧者—林耀德詩論》（台北：秀威出版社，2010 年）。
3. 向陽：〈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讀顏崑陽散文集《上帝也得打卡》〉，《上帝也得打卡》（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 年），頁 3-8。
4. 向陽：〈體要與微辭偕通：論顏崑陽散文〉，收入《顏崑陽精選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 年），頁 15-29。
5. 林錫嘉：〈燈照方圓·心燈千里—評介「傳燈者」〉，《文訊雜誌》第 16 期（1985 年 2 月），頁 135-143。
6. 胡衍南：〈人生因夢而真實—專訪顏崑陽教授〉，《文訊雜誌》第 190 期（2001 年 8 月），頁 99-103。
7. 徐淑慧：《顏崑陽與其寓言性散文研究》（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資處語文教學碩士論

⁶⁶ 顏崑陽：〈夢中歸鄉的一母親〉，《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05 年 3 月 20 日。

⁶⁷ 《上帝也得打卡》，頁 182。



- 文, 2005 年)。
8. 夏瑞紅：〈我來自窮苦的小漁村〉，收入《智慧就是太陽》(台北：九歌出版社，1992 年)，頁 227-246。
 9. 陳義芝：〈推薦顏崑陽〉，收入《顏崑陽精選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 年)，頁 13。
 10. 曾昭旭：〈未完的蛻變〉，收入《傳燈者》(台北：漢藝色研出版社，1991 年)，頁 2-8。
 11. 曾昭旭：〈顏崑陽的研究〉，收入《智慧就是太陽》(台北：九歌出版社，1992 年)，頁 1-5。
 12. 須文蔚：〈學院文學社群聚合下遷移者的花蓮書寫—以顏崑陽的小說與散文為例〉，收入《在地與遷移：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花蓮市文化局，2006 年)，頁 147-165。
 13. 楊錦郁：〈找一塊淨土重築夢之屋—楊錦郁專訪顏崑陽〉，收入《聖誕老人與虎姑婆》(台北：躍昇出版社，1998 年)，頁 263-268。
 14. 顏崑陽：〈「後山意識」的結構及其在花蓮地方社會文化發展上的異向作用與調和〉，《淡江中文學報》第 15 期(2006 年 12 月)，頁 117-151。
 15. 顏崑陽：〈文學心眼中的花蓮〉，《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04 年 9 月 8 日。
 16. 顏崑陽：〈告別都城〉，《聯合報》，聯合副刊，1998 年 3 月 10 日。
 17. 顏崑陽：〈後山的存在意識〉，收入《後山人文》(台北：二魚出版社，2008 年)，頁 26-45。
 18. 顏崑陽：〈夢中歸鄉的一母親〉，《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05 年 3 月 20 日。
 19. 顏崑陽：《上帝也得打卡》(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 年)。
 20. 顏崑陽：《小飯桶與小飯囚》(台北：立緒出版社，2004 年)。
 21. 顏崑陽：《秋風之外》(台北：蘭亭書店，1983 年)。
 22. 顏崑陽：《莊子的寓言世界》(台北：漢藝色研出版社，2005 年)。
 23. 顏崑陽：《智慧就是太陽》(台北：九歌出版社，1992 年)。
 24. 顏崑陽：《傳燈者》(台北：漢藝色研出版社，1991 年)。
 25. 顏崑陽：《聖誕老人與虎姑婆》(台北：躍昇出版社，1998 年)。
 26. 顏崑陽：《龍欣之死》(台北：漢藝色研出版社，1990 年)。
 27. 顏崑陽：《顏崑陽精選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 年)。
 28. 龔鵬程：〈秋風之外的溫情—試論「秋風之外」〉，收入《秋風之外》(台北：蘭亭書店，1983 年)，頁 223-228。



Ballad of Lost of Homeland

Kuen-yang Yan and the territory identification in his prose

Wen -Jen Wang^{1*} Yu-Zhu Zhou²

^{1*} A 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in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²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in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Abstract

As one of the prose masters in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ield, Kuen- yang Yan's writing works were full of deep-rooted nostalgia and issues of territory identification. His localism writing went through three phases: the romantic phase in his early youth, the realistic and retrospect phase in his youth, and the phase of localism and view points from the foreign land. Yan's nostalgia and localism writing about territory identification evolved as he stepped onto different life stage. It showed deep and varied life philosophy, and transformed into dialectical thoughts about territory identification and the peace of the living. His writing works contented his unique life experiences—college days as a homeless traveler, and press and twist of humanity and sense of territory from the modern city—presenting a modern ballad about lost of homeland.

Keywords : Kuen- yang Yan 、 localism writing 、 territory identification 、 life philosophy

*Corresponding author :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in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No. 64, Wen-Hua Road, Hu Wei, Yun Lin,63208, Taiwan.
Tel: +886-5-6315860
Fax: +886-5-6336061
E-mail: s831132@gmail.tw

